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傅慧 张云绯◎译



(全译本)

下卷

战争与和平

(下)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傅 慧 张云绯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傅慧,张云绯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500-0912-7

I. ①战… II. ①托… ②傅…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115 号

ZHANZHENG YU HEPING

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托尔斯泰 著 傅慧 张云绯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6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5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12-7
定 价 110.00 元(上下卷)

赣版权登字 05-2014-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于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俄国伟大的作家。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在喀山大学学习，一八五一年在高加索参军，曾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一八五六年退伍。

托尔斯泰一生著作颇丰，《战争与和平》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期间，长达一百二十万言。这部煌煌巨制以一八一二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一八〇五至一八二〇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俄奥联军与法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底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的溃败等。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拿破仑、库图佐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小说并非围绕这些帝王将相而展开，而是以一批虚构的主人公做主角。在整个作品中，共出现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作者以四大贵族——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为重点，以四大贵族的主要成员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等人的命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生动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客厅到战场，从首都到外省等广大的生活场景。作者笔下的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危难时刻能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罗斯托夫家族、保尔康斯基家族、别祖霍夫家族；另一类是以库拉金家族为代表的腐朽的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贵族和宫廷显贵。

作者笔下的战争气势恢宏，人物刻画复杂多样、栩栩如生。同时，小说还带有极其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看到彼得堡贵族典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博古恰罗沃宁静的

庄园、生动的狩猎场景等。

《战争与和平》一发表，就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法国作家福楼拜被作者的文笔折服，惊呼“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屠格涅夫说：“《战争与和平》……发表以后，他在公众中便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小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美誉。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他的作品里也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如他虽然认为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但他却认为这只是一中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同时，作者把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等宿命论思想作为一种美德来赞扬，并把爱一切人、顺从天命作为改革社会的良药，等等。所有这些无疑是作品中的消极成分，请读者明鉴。

二〇一四年三月

目 录

上册

第一卷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3
第三部	224
第二卷	330
第一部	330
第二部	390
第三部	471
第四部	550
第五部	606

下册

第三卷	683
第一部	683
第二部	768
第三部	922
第四卷	1042
第一部	1042

第二部	1105
第三部	1155
第四部	1207
尾 声	1270
第一部	1270
第二部	1330

第三卷

第一部

—

一八一一年底，西欧军队开始增加装备和集结部队。一八一二年，这支包括辎重队和供给人员在内的几百万人的军队，声势浩大地从西向东开往俄国边境。自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开始向边境进发。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穿越俄国边境。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这是一场丧失人类理智和人类本性的战争。几百万人犯下的罪行，就是全世界的法庭在若干世纪里都审理不完。暴虐、欺诈、叛变、偷盗、伪造文书、发行伪币、抢劫、放火和杀人，这些累累的罪行却不被做这些事的人所认识。

这场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它的导火索是什么？天真的史学家断言：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奥登堡大公的受辱、大陆体制的解体、拿破仑的侵略野心、亚历山大的强权政治、外交官员的错误判断等等。

照这样说，只要是梅特涅·鲁勉采夫或者塔列兰，在朝拜和晚会期间认真写一篇行文美妙的通牒，或者是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上这样一封信：“仁兄陛下，我愿意把公国交还给奥登堡大公”，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这样看待这场战争是很自然的。拿破仑认

为，是英国的阴谋诡计导致了这场战争（他在圣海伦娜岛上曾这样讲过），这也不难理解。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是拿破仑的侵略野心导致了这场战争；奥登堡大公认为，是由于对他实施的暴虐导致了这场战争；商人们认为，是因为欧洲大陆体制的解体导致了这场战争；老战士和将军们认为，要把他们派上用场才有了这场战争；当时的正统派认为，要使良好规则得以恢复必须有这场战争；当时的外交官员们认为，是由于一八零九年俄奥联盟没有巧妙地骗过拿破仑，第 178 号备忘录用词不妥导致了这场战争。人们对此提出的众多原因，是因为他们持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都是不难理解的。但对我们后辈人来说，要全面考察这些铁的事实，从而探究出既简单又可怕的内涵，以上这些理由就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了。我们始终不明白，几百万基督徒的相互残杀、相互陷害，竟是因为什么拿破仑野心勃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诈、奥登堡大公受辱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无法理解，这些理由同相互残杀和暴虐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大公受到了侮辱，千百万人要从欧洲赶来杀戮和迫害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百姓，而他们也因此而丧命。

我们这些后来人不是史学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我们能保持冷静的大脑，合乎情理地考察事物，因而我们能发现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越深入，发现的原因也就越多。不管是孤立的原因，还是系列的原因，就它们本身讲，都是没有错误的。但由于它们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同整个战争的巨大规模比较起来，就显得有点荒唐了。不仅如此，如果离开同时发生的其他原因，它们也起不了作用，从这点上讲，它们也是不真实的。我们认为，如果一个法国军士同意服第二期兵役，就如同拿破仑不愿意把军队撤到维斯瓦沙对岸，不愿意把奥登堡公国归还那样，都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试想，如果那个军士不同意服兵役，第二个、第三个和第一个千个军士都不愿意服兵役，拿破仑的军队人数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也就打不起来。如果拿破仑不因为让他撤到维斯瓦沙对岸这件事而感到屈

辱，而让军队停止进攻，战争也就打不起来；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同意服第二期兵役，战争也就打不起来；如果英国不搞阴谋诡计，奥登堡大公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如果亚历山大不感到屈辱，如果俄国政府不搞专制，法国革命没有发生及随后的专政和牵制，引起法国革命的种种事件没有发生，战争也就打不起来。这诸多原因中只要缺少一个，就不会发生什么。所以说，这诸多原因，亿万个原因，集合在一起，才引起了这场战争。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的爆发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原因，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一定要发生不可。上百万人抛开理智、抛开人性，自西向东赶去屠杀同类，就像几世纪前人们自东向西赶去屠杀同类一样。

似乎只要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决定战争能否发生，但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与那些靠抽签或者应征而参军的士兵一样，都是身不由己的。情况只有如此，如果要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好像这些人的意志就可以决定战争）得以实现，必须具备无数综合在一起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哪怕缺少一个，战争就不会发生。这上百万人，这些会打枪、能运送给养和枪炮的士兵们，他们有一定的能力，但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按照某个软弱无能的人的意志去做，并在那些错综纷杂的原因的驱动下，战争才会打起来。

对历史上非理性的现象（这种理性的现象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只有用宿命论来解释。我们越是要对这些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思考，就越感到它们缺乏理性，简直无法弄清楚。

每个人的生活目的都为自己，利用自己的自由去实现个人愿望，并且从心里感到，他能够自由选择做某件事或者不能做某件事，但一旦做了那件事，那件事就必定成为事实，就属于历史事件的范畴，就证明它在历史上的意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任何人的生活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单个人的生活，这种生活越是不刻意追求，就越感到自由；第二是自然的群体生活，这种生活需要遵守公共法则。

一个人为自己而生活是自觉的，但被利用去实现某种历史的或者全人类的目的却是不自觉的。已经完成的事是无法挽回的，这件事同其他成千上万人的事联在一起，历史意义就十分明显了。一个人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他涉及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的支配力量就越大，他的每一种行为的必然性就越鲜明地表现出来。

“帝王的心被上帝掌握。

帝王是历史的仆人。”

人类不自觉的群体生活就是历史，它利用帝王无休止的生活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今，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对本国各族人民是否流血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容易决定（正如亚历山大在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所讲的那样），实际上，对必然规律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遵从，他被驱使为共同事业、为历史完成必须完成的事，但他却以为他可以自由地去行动。

西方人到东方去纵火屠杀。依据综合规律，引起这次运动的和这场战争的微小的原因有千百个：对不遵守大陆体制的指责；奥登堡大公的被辱；军队向普鲁士进逼，按照拿破仑的观点，这是为了用武力取得和平；法国皇帝顺从人民的好战本性和习气；钟情于大规模备战；备战的开支；为了补偿此项开支而必须获取的利益；在德累斯顿接受让人心醉神迷的荣誉；当代人觉得诚心求取和平而实际上是伤害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还有千百万个与发生事件巧合的其他原因。

苹果成熟了就要掉在地上。为什么它会落下来？是因为地球的吸引力，是因为果茎的干枯，还是因为苹果被太阳晒熟后变重了？是因为风吹，还是因为站在树下的孩子想吃苹果？

这些全不是原因。一些重要的有机的自发事件所需条件的偶合，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植物学家说，因为纤维质腐烂才造成苹果落

下。站在树下的孩子说，因为自己想吃并为此作了祷告苹果才落下来。他们这样说，可以说是既对又不对。有人说，因为拿破仑想去莫斯科所以他才去了那里，因为亚历山大让他灭亡所以他才灭亡。还有人说，因为一个人挖了最后一锹土才使一座被掏空的大山塌陷。这两种说法也是既对又不对。那些所谓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不过是为表明事件的标签而已。他们就像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以为，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由他们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些行动是同历史的全部进程相联系。历史不是可以由人任意决定的，而是由一种永远不变的力量决定的。

二

拿破仑在德累斯顿逗留了三个星期，亲王、公爵、国王，甚至一个皇帝一直围着他转。五月二十九日，他离开德累斯顿。出发前，他不断地安抚他所宠爱的亲王、国王和皇帝，而责备对他心怀不满的国王和亲王，并把他的珍珠钻石（实际上是从别的国家劫掠来的）送给玛丽·路易丝皇后。据史学家考证，当时他还热情地拥抱了玛丽·路易丝，给她留下无法忍受的离别的痛苦。玛丽·路易丝自以为是拿破仑夫人，但拿破仑在巴黎却已有了妻子。尽管外交官员们相信和平是仍可持续的，并为此作了不懈地努力；尽管拿破仑皇帝在写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信中称他是仁兄陛下，并真诚地对他说他不愿发生战争，他将永远敬重他——但拿破仑还是到部队中去，每到一处都要发布要部队快速向东推进的命令。他坐在一辆由六匹马拉着的车上，侍从、副官和卫兵前呼后拥，沿着通波森、托恩、但泽和柯尼斯堡的大道前进。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欢迎，但人们的情绪既热情又心惊胆战。

部队从东向西进发。拿破仑每到一站，都有六匹马在那里等候替换。六月十日，他追上部队，在维尔科维斯森林中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过夜，那是专门为他而设立的。

第二天，拿破仑赶上部队，坐着四轮马车到达涅曼河边。他穿着波兰军服，沿岸边巡视。拿破仑望见河对岸的哥萨克和广阔的草原，圣城莫斯科也在那里，如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过的西徐亚王国的京城。他不遵从战略和外交原则，出人意料地下令继续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六月十二日清晨，拿破仑从当天搭在涅曼河左岸陡坡上的营帐中走出来，拿着望远镜，观察他的军队如何从维尔科维斯森林中冲出来，通过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士兵知道皇帝在那儿，四处张望地寻找他。当他们看到有一个身穿外套、头上戴着礼帽的人离开随从，走上营帐前的山坡上时，就纷纷把帽子抛起，并一起呼喊：“皇上万岁！”接着，他们接连不断从隐蔽的森林里冲出来，通过三座浮桥登上对岸。

“这下子可好了！嗨！只要他亲自挂帅，就没有办不好的事。真的……看他……皇上万岁！看，亚细亚草原就在那里……但那个国家不让人喜欢。再见，波金。我将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运气好。你看见皇上了吗？万岁！我要当印度总督，纪拉德，我封你为克什米尔大臣……万岁！那不是皇上，看见了吗？我曾两次见过他，就像现在和你这样近。小个子的军人……我看见他为一个老战士佩戴十字章……皇上万岁！”身份和性格不同的老人及青年的声音到处响起，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他们为等待很久的进军而兴高采烈，对站在山坡上的穿灰色外套的那个人表现出无比忠诚。

六月十三日，有人为拿破仑牵来一匹个头不高的纯种阿拉伯马。拿破仑骑上马，向涅曼河上的一座桥飞奔而去。人们向他发出一阵阵雷霆般的欢呼声，他对此默默地忍受着，一方面，他不愿阻止大家对他的拥戴；另一方面，这种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搞得他心绪不宁，使他不能集中精力，仔细地思考他来到军队后一直缠绕在心里的军事问题。他驰过不稳定的浮桥来到对岸，向左急转弯，朝科夫诺方向飞奔，近卫猎骑兵神采奕奕地跑在前面为他开路。他跑到宽广的维利亚

河边，停在了波兰枪骑兵团营地的旁边。

“万岁！”波兰人也大声欢呼，并挤进去看他，队形也因此乱了。拿破仑向这条河望了望，随即下马在岸边的一段圆木上坐下。他一言不发，打了个手势，随从把一支望远镜递给他。他把望远镜放在一名跑到他跟前的乐滋滋的侍童的背上，向对岸张望。然后，他认真地察看摊开在木头上的地图。他头也没有抬，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他的两名副官就跑向波兰枪骑兵团。

“什么？他说了什么？”当一名副官跑近波兰枪骑兵时，部队中有人问道。

拿破仑命令找一处浅滩过河。一个俊秀的波兰枪骑兵老上校满脸通红，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问副官可不可以不找浅滩，让他带着枪骑兵泅水过河。他像一个希望骑马又怕遭到拒绝的孩子，要求同意他在皇帝的面前泅水过河。副官告诉他，皇帝对他的这种勇气可能不会反对。

副官刚说完，留着小胡子的老军官就精神抖擞、两眼放光，高高举起指挥刀，大喊一声“万岁”，就命令枪骑兵随他泅水过河。他刺了刺马，向河边跑去。但马迟迟不动。于是，他又恶狠狠地刺了刺马，马就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向河心游去。几百名枪骑兵随他一起跳进河里。河的中间和急流处不仅冷还很危险。枪骑兵们混杂在一起，有的从马上摔了下来，有些马被淹死了，有些人也被淹死了，其余的人骑在马上，紧紧地抓住马鬃，奋勇地向河对岸游去。实际上，半俄里以外就有浅滩，但这些人却以当着那个人的面冒死泅渡而感到光荣。而那个人仍坐在木头上，对他们的英雄行动根本没有在意。副官回来了，趁机同那个人说话，请这位皇帝看看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诚。此时，这位身穿外套的小个子站了起来，把贝蒂埃叫过来，陪着他一起在岸上来回走动，还向他发布命令，偶尔不快地看看让他精神不能集中的那些淹死在河里的枪骑兵。

他毫不怀疑，从非洲到莫斯科草原，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人们都

会对他顶礼膜拜，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已经不奇怪了。他让人把马牵来，骑上马回到住处。

对河里的枪骑兵尽管派船只去抢救，但还有四十来人在河里丧了命。多数人都挣扎着游回到原来的岸上，只有上校和几个人游过河去，费很大劲才爬上对岸。他们刚一上岸，不顾淌着水的湿透的衣服，就高呼“万岁”。他们欢欣鼓舞地望着拿破仑站过的地方，幸福之感油然而生。

当天晚上，拿破仑下了两道命令：一是把印制好的俄国假钞尽快运过来，以便在俄国使用；二是把一个撒克逊人枪毙，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记有法军部署情报的信。此外，他还下了一道命令：将那位自告奋勇地跳进河里的波兰上校调进拿破仑担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希望谁灭亡，就先剥夺他的理智！^①

三

俄国皇帝在维尔诺住了一个多月，又是阅兵，又是观看演习。虽然大家都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了，皇帝也为此专门从彼得堡赶来，但对战争却一点准备也没有。没有制定作战的总体计划。其他计划虽提出一些，但采用哪一个却不能定夺。这种犹豫不决的情景，在皇帝到达大本营的一个月后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三路大军各有各的总司令，但没有一个统一指挥全军的最高统帅，皇帝也没有担任这一职务。

皇帝在维尔诺住得越久，大家对战争的厌倦感就越大，准备战争工作也就做得越少。皇帝身边的人只想让皇帝生活得悠然自在，却把即将爆发的战争丢掉在九霄云外。

六月间，在频繁举行的由波兰贵族、大臣和皇帝出面的舞会和宴会之后，一位波兰侍从武官希望以自己的名义为俄国皇帝举办一次舞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会和宴会，大家对这个提议都表示欢迎，俄国皇帝也点头同意。侍从武官们认捐了筹办舞会的钱。一个倍讨皇帝欢心的女人被邀请担任舞会的主持人。维尔诺省地主别尼生伯爵把郊区别墅提供出来作为这一活动的场所。最后决定于六月十三日在别尼生伯爵的扎克莱特别墅举办宴会、舞会、赛船和焰火会。

拿破仑下令横渡涅曼河，他的前部击败了哥萨克入侵到俄国，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在别尼生别墅里参加侍从武官的舞会。

这是一次奢侈豪华的晚会。据行家们讲，有这么多美人聚集在一起是非同寻常的。海伦伯爵夫人也同其他俄国贵夫人一起，随同皇帝从彼得堡来到维尔诺。在这次舞会上，她那俄国特有的丰韵的体态使瘦小的波兰贵妇们大为逊色。她吸引了许多人，连皇帝也同她跳了一次舞。

保里斯让妻子留在莫斯科，单独参加了这次舞会。他虽然不是侍从武官，但他为这次舞会捐了很多钱。保里斯已成为富有而又有势力的人，不需要躲在别人庇护下了，可以与同辈中的显贵们并肩而立。

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大家还在尽情地跳舞。海伦没有找到合适的舞伴，就自动邀请保里斯跳玛祖卡舞。他们是三对之一。保里斯一边看着海伦从深色绣金薄纱连衣裙里显露出来的光滑细腻的肩膀，一边与她谈论着一些老熟人，还禁不住地悄悄盯着舞厅中的皇帝。皇帝没有跳舞，他不断地拦住跳舞的人，向他们说几句只有他能说的平易近人的话。

玛祖卡舞开始时，保里斯看见皇帝的亲信之一，侍从武官巴拉歇夫不顾宫廷礼仪，走到正在跟一位波兰贵妇说话的皇帝面前。皇帝跟贵妇说完话，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巴拉歇夫一眼，知道他这样做一定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就向贵妇微微颌首，转身招呼巴拉歇夫。巴拉歇夫刚一说话，皇帝显得十分惊愕。他拉起巴拉歇夫的手，同他一起穿过大厅，两边的人慌忙让出一条两、三米宽的路来。阿拉克切耶夫紧皱眉头看着皇帝，酒糟鼻子里喘着粗气，他从人群中走出来，好像要迎

着皇帝以便同他说话。保里斯心里明白，阿拉克切耶夫妒忌巴拉歇夫，对他有重要消息不经过自己而直接面陈皇帝而感到十分恼火。

皇帝和巴拉歇夫都没有看到阿拉克切耶夫，径自走进灯火明亮的花园。阿拉克切耶夫握住长剑，愤怒地向周围巡视着，跟着他们后面走了二十多步。

保里斯继续跳玛祖卡舞，心里却一直在嘀咕：巴拉歇夫听到了什么消息？如何才能比别人早知道这个消息？

在跳舞过程中要选择两个舞伴。保里斯悄悄地对海伦说，他想去找在露台上的波托茨卡雅伯爵夫人，说着就在木地板上溜过去，然后走到花园里。当他看到皇帝和巴拉歇夫在露台上，就立即停住脚步。皇帝同巴拉歇夫向门口走来，保里斯装出来不及躲避的样子，手忙脚乱，低着头，毕恭毕敬地把身子靠在门框上。

皇帝似乎受到侮辱，情绪激动地说：“对俄国不宣而战！除非俄国领土上再没有一名武装的法国人，否则我就绝不讲和。”

保里斯感到皇帝说这话时很坚决，对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也很得意。但因保里斯听到了他的话，就显得略有不快。

“要保守秘密！”皇帝皱着眉头加了一句。

保里斯知道这话是冲他来的，就紧闭双眼，微微低头。皇帝又回到大厅里，在舞会上又待了大约半个小时。

保里斯第一个知道了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为此，他可以将此作为向某些要人吹嘘的资本，让这些人明白他知道为人不知的事。这样，他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在人们等待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后才流传开来，而且是在舞会上，就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皇帝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恼怒和侮辱，说出了那句充分表达他感情、他自己也得意而日后成为名言的话。皇帝回到营地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叫来秘书希施科夫，让他给军队起草一个命令，还给陆军元帅萨尔蒂科夫下一道圣旨，并固执地要在命令里写上那句话：“除非俄国领土上再没有一